

H·许米特：“近二十五年来针术之所以在欧洲再度见大量采用于医疗实际的缘故，不仅在其有惊人的疗效，还由于近十年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实阐明了它的理论基础。”^⑤他和“慕尼黑的巴哈曼氏前后入特拉斐氏之门学习针术，并创立了国际针术协会德国支部的德国针术协会。每年在慕尼黑及雪维比蒙等地开办入门讲座，专向医师推广针术^⑥。此时日本虽弃针灸术于医学教育之外，政府还准许针灸师作为民间疗法，公认其存在。公元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陈存仁编校之日本《皇汉医学丛书》就是日本总结中国医学的大部丛书。其中卷三载有针灸书目。卷十有日本人所写针灸著作，间中喜雄说：“现在西洋医学用尽各种办法而治疗无效的疾庖，一用中国医学的方法真是手到病除的实例无数。”^⑦“现代医师要深入东方医学的堂奥”，这是对中国针刺术曾觉惊讶，感到兴趣的欧洲医师向同道们提出的重大任务。中国的针灸医学的不断传播蕴育着世界医学的变革。兹介绍有名的针灸家如下：

11.2 民国针灸名医

11.2.1 黄石屏

黄石屏官名灿，江西清江人，夙精针灸，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针灸医生。公元1916年著《针灸论述》一书。黄氏在1917年卒于扬州，终年六十一岁。

《针灸论述》乃黄石屏总结临床经验所著成者。他为人治病，能推察人气血脉络变化，手之所下，气随以行，病者毫不觉苦，而病立除，聋者聪，瞎者明，倭者直，蹇者驰，咳者止，所至南北各地，福音广被，且英人亦服其神，有神针之目^⑧。

黄氏以为针灸之善有三：性纯而入肉无毒，一善也；质软而中窍无苦，二善也；体韧而经年无折，三善也。对于药灸，他说：“药灸之益亦有三：培元可助兴奋力，一益也；宣滞可助疏

通力，二益也；功坚可助排泄力，三益也。”“用药灸亦难，（药灸）贵用精力以透之。”⑩其临床精于四科，即中风、咳证、痹证、霍乱，今择录其文，俾究心针灸临床者有所考索。

中风证“中风偏枯阳证：百会、头临泣、曲池、肩髃、肩井、上廉、天井、风市、悬钟、环跳、委中、跗阳、大巨。”

“其二：囟会、风池、风门、合谷、上廉、腕骨、足三里、委中、昆仑、解溪。”

“其三：命门、气海、神阙、风府、天窗、听会、承浆、下廉、大横。”

“中风暴暗：天突、哑门、合谷、天鼎、扶突、天窗、灵道、支沟、三阳络、阴谷、然谷、（腹）通谷、复满、涌泉。”

“其二：膻中、百会、承浆、曲髻、风府、风池、鱼际、（腹）通谷。”

咳证“通治风寒热三种肺咳：列缺、经渠、尺泽、鱼际、少泽、前谷、足三里、解溪、昆仑、肺俞、膻中。”

“伤风发咳脉浮而洪为风咳：中府、列缺、风府、大杼、肺俞、膈俞、玉堂、天突。”

“受寒发咳脉沉而紧为寒咳：阳溪、水突、气舍、缺盆、气户、库房、屋翳、乳根、不容、风门、云门、腹结、孔最、商阳、膻中。”

“过食煎炒厚味作咳，脉洪而数为火咳：聚泉、紫宫、廉泉、列缺、合谷、太渊、天泉、天井、膻中、肝俞、浮白、窍阴、天溪。”

痹证，“行痹证，历节疼痛，亦名周痹。肩外俞、膈俞、天井、曲池、足三里、委中、足临泣。”

“寒湿随风邪游走，痛无常处为行痹证：百会、天井、曲池、肩井、侠溪、足临泣、阳辅、三阴交。”

“风湿随寒邪刺激，浑身疼痛为痛痹证：京门、居髃、府舍、天井、大都、太白、商丘、足三里。”

“其二：大杼、膈关、肘髎、臂臑、天髎、天宗、兼风委中、环跳、足三里、太冲。”

“风寒随湿邪留滞，遍体淫泆为著痹证：肾俞、下廉、照海、交信、太冲。”

“其二：至阳、屋翳、天井、肩贞、支正、下巨虚、光明、足临泣。”

“皮痹证四肢寒厥：内庭、大都、上巨虚、阴市、申脉、太溪、阳交、液门、尺泽、下廉、肩外俞、极泉。”

“骨痹证四肢不举：臂臑、巨骨、青灵、养老、合阳、承筋、然谷、光明。”

霍乱，“阴阳霍乱，通治阴阳补泻：中脘、人迎、足三里、天枢、府舍、阳陵泉、仆参、巨阙。”

“其二：头窍阴、人迎、条口、阴交、太冲、间使、关冲、足窍阴。”

“其三：胃俞、督俞、承山、至阴、乳根、水分、内庭。”

“夏秋感受暑湿霍乱吐泻：中脘、支沟、尺泽、关冲、太白、太溪、足三里。”

黄石屏承袭石针、铁针之遗意，他认为，“针灸一科，不绝如缕，西医以割割诮，东医以注射诮，各挟手术以傲中医，针灸为国粹所关，不提倡保存之，将见中医受东西医淘汰。是针灸疗个人之疾苦，责尚轻；而系全国之光荣，比任弥重。”他的爱国精神，就是在今天，也是值得崇敬的。

11.2.2 孙秉彝

孙秉彝、赵熙于民国十二年（公元1923年）合编《针灸传真》成书。孙秉彝以为，“我一人活人，不如使天下后世医者，皆能活人。”因此与赵君商着此书，于癸亥春，脱稿付梓。

《针灸传真》是以《内经》为标准，故所言刺法，凡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诸篇无不择要胪列以冠书首。并辑录《针灸大成》之精华。另外加入孙氏进针、退针、行针诸手法之独见及重绘的